



## 阳台上那些花儿

□文 鹏

胜日寻芳，光景一新。不必踏足远游，我家阳台上摆满了各样花儿，乃我群芳自赏的小天地。尽管阳台已全被花儿霸占，但仍觉得品种不够丰富，色彩不够鲜艳。碰到心仪的花儿，还是忍不住买下来塞到阳台上。

我把花儿抱回家时，爱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：“阳台都满当当的了，看看还能摆上不？”我回上一句：“只要能放上，就不算满。”爱人追着问：“那怎么才算满？”我回答：“放一盆上去，马上挤一盆下来，才算真满。”爱人笑而不语。往后，我学聪明了，买花要趁爱人不在家时，偷偷安放到阳台一个不显眼的角落。

当然了，花儿不能把阳台摆得太满，满了就会失去层次，显得局促。买花也不能由着性子，毕竟阳台的空间有限。在有限的空间内，把不同种类的花儿错落有致搭配在一起，看起来舒服，才叫智慧。凡事皆如此，不能太满，小满最可人。

平常喜欢在手机上搜索各种花儿，或看卖花人直播，就算不买，看过眼瘾也是好的。好像摸准了我的性子，App精准推送了一棵栀子花，伴着《栀子花开》的背景音乐，“栀子花开呀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”。受这句歌词的撩动，我毫不犹豫下单了。包裹跨越千里，从温暖的南方来到北方的家里，恰巧遭遇寒流，又刚停了暖气。绿叶耷拉着脑袋，含苞待放的花骨朵苍白而细，一碰即落，眼神里满是幽怨。这盆栀子花终未苏醒过来，如同逝去的青春，纵有千指，再也握不住一点尾巴。

看来，娇气的花儿跟我不是一路，养不了。那些泼辣好养的，才是我家阳台上的常客，比方说长寿花，几乎霸占了一半的领地。公主粉、紫风铃、金狐狸各种颜色，单瓣的、双瓣的、多瓣的各类品种。其实，自己没买多少，大部分是从别人家的长寿花上掐下几段小枝，回来插到土里，便活了。之所以叫长寿花，可不是白叫的。要保持长寿，还有个秘诀，就是少浇水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，惜福才能长寿。

阳台上的诸多花中，我最爱茉莉，只因那淡淡的悠长的香气。可能跟小时候看大人喝茉莉花茶有关系吧，那味道是镶嵌在嗅觉里的。冲着茉莉花的香味，每年都要买上一盆，可基本没有养过一年的。前年买的那棵老桩茉莉，凭着身强力壮、底子扎实，居然挺到了去年夏天。“点点小玉蕊，纤纤慢销魂”，雪白洁莹的

小花朵，好似一个个象牙雕刻的袖珍香水盒，尽心竭力吐露着久远的芬芳。

茉莉花喜光喜湿。我在阳台上给它选了个光照顶好的位置，每次出门前先浇点水，再来上一个深吻，一天的好心情都沉浸在花香氤氲里。去年夏末，我出差一周，忘记嘱咐家人浇水。等回到家，这盆茉莉已奄奄一息，花骨朵全部凋落，叶子缩成干瘪的一团，向我哭诉着口渴的痛苦。人病了有医院，宠物病了有宠物医院，可怜的花儿病危了，却没有任何抢救措施。如果能把它送到ICU抢救一番，多少会心安一些。眼看这株老桩茉莉彻底干枯，再无活过来的可能，一下子理解了林黛玉的《葬花吟》。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

比起茉莉花的易逝，更应感谢扶桑花的长久陪伴。三年前，这棵扶桑花买来时还挺瘦小，等换了个大花盆，仿佛到了青春期，一下子长开了。它枝干粗壮，叶子绿得泼墨，花朵像裹着猩红绸缎的小喇叭。它平时开一朵，高兴了开两朵，有次竟然同时开出五朵，不知道什么事把它乐坏了。就这样，从春天一直开到冬天，从未间断。忽然间，我有点心疼它了，就这么开个没完，担心把它累着了，真想给它放个假，让它好好休息一下。

在扶桑花的光耀下，吊兰、绿萝、芦荟、仙人球等一众不开花的植物，则要自惭形秽了。还有兰花、沙漠玫瑰、金鱼花，虽然可以开花，却从未开过。我把它们统统放到阳台角落里，让其好好反省。不是我嫌贫爱富，是让它们知耻而后勇，在不被注意的时候猛地开出一朵美丽的花，给阳台上所有的植物一个惊艳。

有花自会招蜂引蝶，一层若无似无的窗纱将阳台与室外隔成两个世界。蜜蜂贪婪地趴在窗纱上，用嗡嗡叫的翅膀与花儿倾诉衷肠。如果没有窗纱的阻隔，它会轻盈地钻到花房的小帐篷里去。不知它更青睐火红的扶桑花，还是洁白的茉莉花？我想拉开纱窗将小蜜蜂放进来，让它亲个够，又担心那些讨厌的苍蝇、蚊子顺着溜进来，还是罢了。

有了这些花儿，阳台上洋溢着生机活力。费尽心思摆满那么多的花，无非是希望阳台四季如春，随时能听到花开的声音。“惜春长怕花开早”。最喜花开也最怕花落。没有开花的心畅，哪有落红的神伤。痴痴期许花儿能绽放得慢一点、长一点，甚至希望它永远含苞待放，以便春天在这个不大的阳台上多待几日。

□高祥

在北方，要说什么鸟儿最常见，答案无疑是麻雀。

这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鸟儿。它个子小小的，除了颈部围了一条白围巾外，浑身几乎是褐色的——但它的褐色却又深浅斑驳、层次分明：头顶到后颈是栗褐色；肩背部是杂有黑色纵纹的棕褐色；翅羽是带有白色端斑的黑褐色；尾羽是越往远端颜色越重的暗褐色；如果展开翅膀，腋下是黄褐色的，翅羽内侧则是灰褐色的。

此刻，就有一只麻雀在我近前，近到我能看清它的黑脸颊，和嘴巴下那块嵌入白围巾的黑色短领带。它的斑斑点点的褐色大氅下，裹着一团灰白的毛球——那是它的肚皮。它低下头，用嘴巴理一理被风吹皱的腹羽，然后，就站在那里发呆，任凭我对它品头论足。

这是我养的麻雀。闲来无事，我常常会观察它的身材和着装。我猜测，麻雀的“麻”得名于它背上的黑色斑点，就像人脸上的雀斑被称为麻子一样；雀呢，应该是小雀为“雀”，小小的短尾巴鸟，那么一大群飞起飞落，像撒在空地上的一把滚动的芝麻，让它得到了“麻雀”的美名。

但是，我更习惯它的另一个名字“家雀”。家雀是老家人对麻雀的称呼。老家在沂蒙山区，麻雀就像家养的鸡鸭牛羊一般的存在。清晨，天刚放亮，它们就飞到窗前，叽叽喳喳，高谈阔论，争相宣布新一天的计划；白天，它们在屋顶上、院墙上追逐嬉戏，然后一个猛子扎进院里，与鸡鸭抢食，和牛羊吵架，三五成群，左蹦右跳；傍晚，它们又聚上树头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总结交流一天来的见闻和心得，直到把太阳吵落了山才闭上嘴巴。

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一年年，它们飞在房前屋后，在屋顶上吊嗓子，在天井里踱正步，在门前讨水粮，在地里啄庄稼，看人们起居耕种，陪孩子吵闹玩耍，出出进进，毫不见外。

尽管不请自来，麻雀却是很不受人待见的，除了抢饲料、啄麦粒，它还会落进晒场或潜进粮囤糟蹋谷物，甚至在新播种的春地里叨食种子，在刚成熟的果树上啄坏果实。日防夜防，还是防不住麻雀来偷抢，让它又收获了一个“家贼”的别号。

我是熟悉这些麻雀的，是熟稔得不能再熟的那种。小时候，曾经上墙爬树，掏麻雀窝掏过还未睁眼的幼鸟；也曾一路紧跑，追过刚刚离巢学飞的雏鸟；曾经在田野，用网子拦过飞扑下来抢啄谷粒的麻雀；也曾学鲁迅，在雪地里用筛子扣过觅食的麻雀——这些在麻雀们看来十恶不赦的恶行，初衷却是想要喂养它们。

从刚孵出不久时的肉嫩丑萌、张着黄口阔嘴仰头讨食，到抓在手心里的闭目绝望、胸脯剧烈起伏身体僵直不动，再到关进笼子后的左冲右突、扑棱着翅膀撞落羽毛，各个年龄段的家雀我几乎都养过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从来没有养成过一只，养得最长的，也不过活了十几天。

为什么麻雀这么难养？有人说它气性大，也有人说它胆子小，但是其它的鸟儿像画眉、百灵等等，抓到笼子里都

能养活，同样是鸟儿，它们的差别怎么会如此之大？再者说，都是以“家”冠名，家鸡家鸭、家狗家兔能受人饲养，而且还能活得心安理得，家雀却又为何如此固执决绝呢？几十年来，我一直对此大惑不解。

除了不能畜养，麻雀几乎与人形影不离。它们是无时不在的：春天在村头呼朋引伴；夏天在野外跳闹捉虫；秋天成群在谷穗上飞旋；冬天又回到农人们的院落，与鸡鸭为伍。它们也是无处不在的：在村里，用骚动的身影占据村舍；去田地，用喧闹的声音陪伴左右；在小溪边，它们居然出水入水，以一幅幅憨态可掬的出浴图装饰你的眼帘；甚至，它还会一路追随，来到城市。

——我怀疑，窗台上的这只麻雀，就是从老家跟过来的。它的高声喧哗，

它的细语呢喃，乃至喋喋不休絮叨牢骚，我都从中听出了熟悉的乡音。相处几年来，它几乎每天都来窗边，倾诉乡思乡情，从清晨，到午后，直到傍晚。

只是，居城市大不易。我走过马路，看见它在车流中左躲右闪，和斑鸠争抢地上的食物残渣；我路过街角，看见它绕着垃圾桶跳上跳下，在流浪猫注视下捡食餐盒里的剩饭；我透过车窗，看见它被喜鹊追得东奔西跑，仓皇飞逃；我在雪后的清晨，听见它饿得低声哀鸣，有气无力——少了农人的庄稼和饲料，它在城里该怎样讨生活呢？

有次雪后，我把窗台上的雪扫净，撒上一些米粒，招呼它来做客。它很快就发现了这些美食，但并没立刻飞过来。它先是落到对面的梧桐树上，蹲在枝梢上探着脑袋观察了片刻，然后倏地一下旋上窗台，扑下身子大口啄食起来。啄了没多久，它又突然抬起头，机警地左右观察，发现没有危险，才又低下头继续大快朵颐。

没想到，这次招待让我与麻雀开启了在城市的新机缘。之后，这只麻雀时不时来我的窗外打转、逗留，有时站在窗台上啾鸣，有时沿着窗台跳跳，有时透过窗玻璃朝屋内打量，有时它还会带着同伴过来闲逛。我将窗台打扫好，撒上米粒或者麦粒，等待它们前来觅食。

它们来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慢慢的，把我的窗台当成了餐厅和驿站。每天天刚亮，它们就飞到窗台上放开喉咙报时；吃饱喝足之后外出，不知道飞去了哪里；中间不定时返回，作一下停留，唱几首歌，蹦蹦跳跳舒展下筋骨，或者什么都不做，就蹲在窗台上发呆。

它们也越来越容忍我的靠近了。我常常站在窗后，隔着一层玻璃看它们啄米，跳叫，追闹，梳理羽毛。它们毫不顾忌，我行我素，几乎无视我的存在了，甚至放心大胆地背对着我——除了没有笼子，这些麻雀和我小时候养的鸡鸭几无二致了。

看着窗外这些自由自在的精灵，回忆小时候抓麻雀、养麻雀的经历，我忽然有点儿释怀。人们往往有一个执念，对喜欢的东西要想尽办法占为己有。实际上，人生可喜欢、能喜欢的事物何止千千万，怎么可能都一一抓得到手？现在这样就好。我与麻雀互不相属，却又相知相适，随缘际遇，各生欢喜，岂不是一种更美妙的相处方式？

## 养麻雀记



### 私房记忆